

铁木儿

和他的队伍

[俄罗斯]盖达尔著

任溶溶等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铁木儿

和他的队伍

[俄罗斯] 涅斯特罗夫

任光耀等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铁木儿和他的队伍

[俄罗斯] 盖达尔著

任溶溶等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铁木儿和他的队伍

〔俄罗斯〕盖达尔 著

任溶溶 等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

上海儒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4 插页 5 字数 303,000

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,001—10,000 册

ISBN7-5327-1802-6/I·1082

定价:14.80 元

目 录

革命军事委员会(梦 海译)	1
学校(李俚民译).....	51
远方(佩秋、曹靖华译)	285
铁木儿和他的队伍(任溶溶译)	367

革命军事委员会

梦 海 译

1

以前，孩子们偶尔跑到这儿来玩，在几座下沉了的、坍了一半的板棚之间跑呀，爬呀。这里很好玩。

曾经有个时候，占领乌克兰的德国人运来了许多干草和稻草。可是，德国人给红军赶走了，红军开走之后，又来了盖达马克的部队^①，盖达马克的部队又给彼特留拉的部队^②赶走了，彼特留拉的部队后来又给什么人赶走了。因此这儿留下了一堆堆变黑了的和烂了一半的干草。

自从匪首克利伏洛勃——那个羊皮高帽上缠着黄蓝缎带的家伙，在这里枪杀了四个莫斯科佬^③和一个乌克兰人之后，孩子们再没有兴趣到这儿来爬着玩儿和“捉野猫子”了。几座静悄悄的、无人过问的、阴暗暗的板棚，依旧留在那儿。

只有箕姆卡，他还常常跑来玩，因为这儿太阳好象晒得特别温暖，清甜的苦艾散发着一阵阵的香味，到处蔓生的牛蒡上，蜂儿安详地嗡嗡响着。

可是枪杀了的人呢？……早就不在这儿啦！他们已经给埋进大坑，盖上泥土啦。一个要饭的老头儿叫阿夫杰依，托普和几个小小孩见了他就害怕，他用两根棒做了个挺结实的十字架，偷偷地把它竖在坟墓上。这件事除了箕姆卡，谁也没有看见，可是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。

箕姆卡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，留心地向四面张望。看不出

有什么可疑，他才从干草堆里翻寻了一阵，从那里取出两个子弹夹、一根步枪通条和一把没有刀鞘的、生了锈的奥地利刺刀。

一开始，箕姆卡先扮演侦察兵，就是跪在地上爬行，到了紧要关头，想象快要接近敌人的时候，连忙伏在地上，非常警觉地匍匐前进，仔细观察敌人的驻地。不知道是侥幸呢，还是今天运气好，他巧妙地避开敌方的打击，悄悄地逼近假想敌人的前哨，在步枪、机关枪，有时候甚至在大炮的密集扫射下，安然无恙地爬回了自己的阵地。

接着，他配合侦察到的情况，派了一队骑兵前去袭击，大声尖叫地杀进牛蒡和飞廉长得最密的地方，它们受了那样疯狂的攻击，都还不愿逃命，因而英勇地牺牲了。

箕姆卡非常重视勇敢的行为，因此他把留下来的全都俘虏了。接着，箕姆卡命令他们“整队”和“立正”，用激怒的口气问：

“你们反对谁呀？你们反对自己的工农兄弟吗？你们要靠这班该死的将军和海军上将吗？”

或者问：

“你们要共产？你们要自由？你们反对合法的政权……”

这全要看他在当时场合所扮演的是哪一方面的指挥员，因为他是轮流着指挥这方面的军队，一下又指挥那方面的军队。

今天他玩得忘了时间，直听了牲口归栏的铃铛声，他才想到应该回家了。

“真糟糕！”他心里想。“现在妈妈准要把我狠揍一顿，晚饭怕不会给留的了。”他把自己的武器藏了起来，急忙赶回家里去，一

① 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乌克兰白卫匪军。

② 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乌克兰白卫匪军。

③ 革命前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对俄罗斯人的称呼。

路上考虑着，该怎样撒个谎才好。

可是非常奇怪，他回家以后，并没有受到责骂，这样他就用不着说谎了。

母亲几乎没有注意到他，尽管他在门口差点跟她撞个满怀。祖母手里响着一串钥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从贮藏室里拿出来一件旧上衣和一条裤子。

弟弟托普在一个泥堆上，聚精会神地用木片在掘一个小坑。

谁在箕姆卡的背后轻轻把他的裤子拉了一下。箕姆卡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毛蓬蓬的施密列，哭丧着脸在朝他看。

“你怎么啦，傻瓜？”箕姆卡亲昵地问了声，他忽然发觉，小狗的嘴巴给砍伤了。

“妈妈，这是谁干的呀？”箕姆卡很生气地问。

“唉，别再纠缠吧！”母亲转过脸去忿忿地回答。“我是来给你看管狗的吗？”

可是箕姆卡明白，母亲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。

“是大叔用靴子踢的，”托普把真相揭开了。

“哪儿来什么大叔呀？”

“大叔……穿灰衣服的大叔……他就在咱们屋子里。”

箕姆卡骂着“穿灰衣服的大叔”，把门打了开来。他看到一个穿军服的又高又大的小伙子坐在床上。旁边条凳上放着一件公家发的灰大衣。

“高洛温！”箕姆卡吃惊地问。“你从哪儿来的呀？”

“就从那儿来，”高洛温很简短地回答。

“你干吗打施密列？”

“哪儿来什么施密列？”

“我的小狗……”

“别再让它乱叫。要不然，我干脆把它的头扭下来。”

“还是让人家先把你的头扭下来！”箕姆卡忿忿地回答了，连忙躲到炉子背后去，因为高洛温已经伸手去抓地上的那双笨重的军靴了。

箕姆卡怎样也弄不明白，高洛温是从哪儿来的。他还是没有多久以前被红军征去入伍的，现在他怎么又回来了。他们的兵役期是不会这样短的呀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箕姆卡再也忍不住了，他问道：

“你是回来休假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原来这样！假期很长吗？”

“很长。”

“高洛温，你撒谎！”箕姆卡很有把握地说。“不管红军，还是白军，还是绿军^①，现在哪会有很长的假期呀，现在正在打仗呐。你是逃兵，一定是逃兵。”

箕姆卡的脖子上立刻挨了重重的一拳。

“干吗打孩子？”箕姆卡的母亲出来帮自己的儿子。“跟小孩儿打交道。”

高洛温的脸涨得更红了，他晃着有对招风耳朵的浑圆的大脑瓜（就为这个大脑瓜，他才得了高洛温^②的外号），粗声粗气地回答说：

“还是少开口的好……彼得堡的无产阶级……等着瞧吧，我要把你们撵出去。”

① 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反革命匪徒，他们经常劫掠乌克兰的小城镇。

② 是俄语“大头的人”一词的音译。

经他这么一说，箕姆卡的母亲就显得毫无神气，仿佛有点儿畏缩起来，她对噙着眼泪的箕姆卡骂道：

“不准再出去多管闲事，笨蛋，要不然更会倒霉！”

吃了晚饭，箕姆卡躲在过道屋里，躺在几口箱子背后的稻草堆上，盖上母亲的衣服，可是躺了好一会还睡不着。后来施密列悄悄地跑到他身边，把头挨着他的肩膀。

“咱们离开这里吧，妈妈，上彼得堡爸爸那儿去吧。”

“唉，箕姆卡！我巴不得马上就动身……可是现在哪能通得过去？路上要各种各样的通行证，况且——到处兵荒马乱。”

“妈妈，彼得堡那边是什么部队呀？”

“谁知道！有人说是红军。也许这是胡扯。现在怎么弄得明白？”

箕姆卡也同意这点，确是很难弄明白的。就是附近的乡镇，也搞不清楚是在哪个的手里。有人说，这几天是柯淑路普的部队占领着……柯淑路普是怎样的？他是哪一党？

箕姆卡对正在想心事的母亲问道：

“妈妈，柯淑路普可是绿军呀？”

“一古脑儿给我完蛋！”母亲忿忿地回答。“以前人们还象个人，可是现在你瞧吧……”

过道屋里黑洞洞的。从敞开的大门，可以看到繁星密布的天空和一弯皎洁的新月。箕姆卡往干草堆里埋进一点，准备继续昨晚没有做完的好梦。快睡着的时候，他感觉到，蜷缩着睡在身旁的忠实的施密列，怪舒服地温暖着他的脖子……

蓝色的天空中，太阳光把白云的边照得银光闪烁。风儿戏弄着田野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子，夏天蔚蓝的天空显得很安静。只是人们很不安。在蓊蓊郁郁的树林子背后，嗒嗒地响着机关枪

声，哪儿的大炮在轰隆隆地呼应着。一队轻骑兵疾驰而过。

“妈妈，又是在跟谁打仗呀？”

“走开吧！”

箕姆卡走开了，他跑到栅栏跟前，爬在一根柱子上，好一会儿目送着渐渐消失的骑兵队。

这时候高洛温恶狠狠地走出来了。红军每次经过小村，他总是躲在什么地方。箕姆卡心里明白，高洛温一定是逃兵。

有一次，祖母叫箕姆卡到干草棚去给高洛温送一块猪油和面包。当他走近一个僻静的窑洞时，看见高洛温背着他坐在那里，摆弄着一样什么东西。

“枪！”箕姆卡吃了一惊。“原来这么回事！他要它干吗？”

高洛温细琢细磨地把枪口擦干净，用破布塞住枪筒，接着把它藏在干草堆里。

整整一个晚上，而且接连几天都这样，箕姆卡受了好奇心的驱使，一心想把那枝枪看个明白：“是俄国式的还是德国式的？说不定那里还有手枪呢？”

恰好这几天四周很安静。红军把柯淑路普部队赶走之后，开到别处前线去了。小村里变得静悄悄的不见人影，高洛温已经离开了干草棚，好久见不到他的影子了。有一天傍晚，映成浅红色的池塘里，青蛙呱呱地鼓噪起来，轻捷的燕子在空中飞掠，一群小蚊蚋乱哄哄地响了起来，这时候箕姆卡决定偷偷跑到干草棚去。

干草棚的门上了锁，可是箕姆卡有他自己的通路——经过鸡舍。当他推开板门咿呀一响，受惊的鸡群咯咯地高声叫了起来。箕姆卡给这阵声音弄慌了手脚，一溜烟窜了上去。干草棚里闷沉沉的、静悄悄的。箕姆卡钻到角落里，那里放着一个红颜色的鸭绒枕，他就在屋顶下搜寻起来，忽然碰到一件硬邦邦的东

西。“枪柄！”他仔细地听了听：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。于是他一拉，把整枝枪给抽了出来。手枪可没有。枪是俄国式的。箕姆卡把它小心地抚摸着，仔细看了又看，拨弄了好一会儿。他心里想：“要是拉开枪闩，会怎么样呢？”

箕姆卡自己从来没有开过枪，可是他常常看到兵士们怎样开枪的。他轻轻地一拉——把手立刻弹了上去。他尽量把它朝身边拉。“会了！”箕姆卡心里骄傲地想，可是他马上看到，枪闩下从哪儿挺上来一颗黄澄澄的子弹。这可把他难住了，他决定把枪闩重新扣上。现在却紧得多了，箕姆卡又发觉，黄澄澄的子弹直往枪管里移动，他犹豫不决地停了下来，把枪搁在一边。

“子弹钻到哪儿去了？见鬼！”

可是事情得赶快办好。他扣上了枪闩，把枪轻轻地放到原来的位置。快要安放好的时候，门突然开了，高洛温一脸吃惊和生气的样子，出现在箕姆卡的面前。

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，狗崽子？”

“不干什么，”箕姆卡慌慌张张地回答。“我在这儿睡一会……”

这时候箕姆卡偷偷用脚把枪柄踢进干草堆。就在这一刹那，发出了强有力的闷沉沉的一声枪响。箕姆卡差点把高洛温从梯子上撞倒，他径直从上头跳到地面，飞快地穿过菜园。他跃过了路旁的篱笆，一个不留心掉在水沟里，跳上来的时候，就觉得怒气冲冲的高洛温已经抓住自己的衬衫。

“这回准给打死啦！”箕姆卡心里想。“妈妈没有了，什么人也没有了，一切都完了。”他觉得背上重重地挨了一拳，眼前一阵漆黑，仆倒在地上，准备继续挨打。

可是……大路上突然噶噶地响了起来。不知道为什么高洛

温的手松了，一个人用激怒的命令的口气喝道：

“不许！”

箕姆卡睁开眼睛，先看到许多马脚——栅栏似的一排马脚。

一个人用粗壮有力的手扶着箕姆卡的胳膊，帮他站了起来。这时候箕姆卡才看清楚，许多骑兵围着他，还有一个骑在马上的人穿了一套黑军服，胸前佩着一颗红星，高洛温手足无措地站在他的前面。

“不许！”那个陌生的军人又说了一声，他望了望箕姆卡眼泪汪汪的脸，接着又说：“别哭，孩子，别害怕。不管现在还是将来，他决不敢再来碰你了。”他对一个骑兵点了点头，带着部队驰向前去了。

那个骑兵留了下来，严厉地盘问高洛温：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本地人，”高洛温毫无神气地回答。

“干吗不入伍？”

“年龄还不到。”

“姓什么？……等我们回来再调查。”骑兵用马刺一刺，马疾驰而去了。

路上只留下箕姆卡一人，他一点儿摸不着头脑，神志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。他回头看看——一个人也没有了。向旁边看看——高洛温也不见了。再朝前面看看，只见红军骑兵队象许多黑点似地在飞驰，渐渐地消失在地平线上。

2

眼睛上的泪水干了。身上也不那么痛了。可是箕姆卡害怕

回家，他决定一直等到晚上，等大家都睡着了。他就向小河那边走去。靠岸边的矮树丛下，幽暗的宁静的河水，河中反射出浅红色的闪光，它滚过浅浅的、多石的河底，静静地起着涟漪。

对岸靠近尼柯尔斯克森林的林边，一个小火堆暗淡地闪着微光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它在箕姆卡看来，好象离得挺远，谜一样的诱人。“会是谁呢？”箕姆卡心里想。“难道是牧人？……说不定会是强盗！他们在烧晚饭啦，土豆呐，猪油呐，也许还有其他吃的……”这时候他心里很想吃一点东西。

暮色苍茫中，小火堆的火光越烧越旺，仿佛远远地在对箕姆卡眨着眼睛。可是不安的尼柯尔斯克森林在暮色中愈加阴沉了，愈加昏暗了。

箕姆卡顺着一条小路走下去，他听到一阵怪好听的歌声，突然停了下来。在拐弯的地方，有人在河边唱着高亢而又婉转的中音，叫人觉得奇怪，优美地一字一句地唱得清清楚楚：

同志们呐，同志们呐，

他对他们回答，

俄罗斯

万岁！

苏维埃

万岁！

“嗨，这家伙！一个劲儿唱得多好！”箕姆卡心里一阵说不出的高兴，连忙奔了下去。

箕姆卡看到小河边有一个瘦小的孩子，靠着一只破袋子躺在那儿。那孩子一听到脚步声，连忙停止唱歌，提心吊胆地望

着箕姆卡。

“你干吗？”

“没有什么……就这样！”

“噢——噢！”他拖长了声气说，看来对这个答复挺满意。“这么说，你不是来打架的吧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说……打架，你当心点吧！别看我年纪小，我会打得你叫饶……”

箕姆卡根本不准备来打架，因此他问：

“刚才是你在唱歌吗？”

“是我呀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齐冈，”那孩子骄傲地回答说。“城里来的齐冈……这是我的外号。”

当箕姆卡朝地面猛地扑过去，他看到那个孩子慌张地躲开了。

“你是窝囊废，不是什么‘齐冈’^①……哪有这样的‘齐冈’？……不过，你唱歌倒唱得蛮不错。”

“我嘛，朋友，什么都懂得。我时常在车站上沿着军列给人家唱歌。不管是红军，还是彼特留拉，还是别的什么部队，反正一样……如果对同志们，那么就唱一个‘阿廖沙——沙’，或者唱反对资产阶级的歌曲。对白军，那就得唱另一套：‘从前有金钱，也有钞票’，‘俄罗斯要灭亡了’，噢，还有‘苹果’——当然，这一支歌是对两派都能唱的，只消把歌词改一改。”

① 原文“齐冈”的意思是爱闹事的人、骗子手。